

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 丛书主编 冯道如  
传承文学传统，再塑文学精神

卡夫卡 等著

Kafka

S t a r v i n g a r t i s t

饥饿艺术家

投下一片艺术的榆荫

卡夫卡 等著 陈龙 译

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 丛书主编 冯道如  
传承文学传统，再塑文学精神

[奥地利] 卡夫卡 等著  
Kafka

S t a r v i n g a t t i s t



饥饿艺术家

陈龙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饥饿艺术家 / (奥) 卡夫卡 (Kafka, F.) 等著; 陈龙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8  
(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5399-6389-1

I. ①饥… II. ①卡… ②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5913 号

书 名	饥饿艺术家
著 者	(奥) 卡夫卡 等
译 者	陈 龙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特约编辑	杨小燕
文字编辑	李晓爽 朱家许 占 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a href="http://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a>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389-1
定 价	24.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Contents*

美之艺术家 001

[美] 霍 桑

陈 龙 译

脑袋与肩膀 029

[美] 菲茨杰拉德

陈 龙 译

饥饿艺术家 068

[奥地利] 卡夫卡

陈 龙 译

荒唐人的梦 080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陈 龙 译

椭圆形肖像	104
[美] 爱伦·坡	
陈 龙 译	
克林格梭尔最后的夏天	110
[德] 赫尔曼·黑塞	
陈 龙 译	
艺术家	169
[俄] 弗谢沃洛德·米哈伊洛维奇·迦尔洵	
陈 龙 译	
维荣的妻子	195
[日本] 太宰治	
陈 龙 译	

# 美之艺术家

[美] 霍 桑

陈 龙译

美丽的女儿挽着老人的手沿街而行。黄昏时分，他们走出阴沉的暮色，踏进一片光芒之中。这光芒是从一家小店的橱窗射出来，照在人行道上的。那是个向外凸出的窗户；窗内悬挂着各式各样的表，金铜色的，银色的，还有一两个金质的，全把脸背着街道，好像极不情愿告诉过路人现在是几点了。店内斜对着窗户，坐着一个年轻人，他苍白的脸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某个精密机械装置，一盏暗淡的带罩台灯把光束打在上面。

“欧文·沃尔兰德在干什么呢？”老皮特·霍凡登咕哝道。他是一个退了休的钟表匠，也是这同一位年轻人以前的主人，现在他对小伙子的活计非常好奇。“这小子到底要干什么呢？过去的六个月里，我没有一次从他店铺走过不看到他像现在这样纹丝不动地在工作。这比起他平日里一心想要探索永动机的蠢劲儿，倒是一大飞跃；但是我对我的老行当了如指掌，不难确定，他现在正忙活的不是钟表机械零件的事儿。”

“爸爸，”安妮说，显得对那个问题没有什么兴趣，“也许欧

文正在发明一种新的钟表。我肯定他有丰富的创造力。”

“呸，孩子！就他那点儿创造力，绝对发明不出比一只荷兰玩具更好的东西了。”她的父亲回答说。这老人以前已经被欧文·沃尔兰德不羁的天才闹得够烦了，“简直就是瘟疫的创造力！据我所知，这创造力的全部效果就是破坏我店里一些最好的钟表的精确度。就像我以前说过的，如果他的创造力能造出任何比小孩儿玩具更好的东西，他会把太阳都给弄出轨，把整个时间进程也都搞乱的。”

“嘘，爸爸！他会听见你的！”安妮低声说，按紧父亲的手臂，“他的耳朵跟他的情感一样灵敏；而且你知道那些情感有多么容易受干扰。我们还是走吧。”

于是皮特·霍凡登和他的女儿安妮徐缓漫步，不再谈话，直到走进城中的一条小巷，他们正经过一家敞开着大门的铁匠铺。只见里面有一座熔炉，现在正红光闪耀，随着风箱的巨大皮囊一呼一吸地交错运动，时而照亮积满灰尘的高屋顶，时而只照亮前面一小块煤渣狼藉的地面。火光明亮时，很容易看清店铺远处角落里的物品，以及挂在墙上的马蹄铁；火光暗淡时，火似乎只在一片敞开的空间中发出朦胧的微光。在这片红光和幽暗的交替中，来回走动着铁匠的身影，明灭闪烁，如此生动的光影图景实在是难得一见。耀眼的光辉与深沉的黑夜搏斗不休，好像双方都想从对方那里夺取铁匠身上那优美动人的力量。没过一会儿，铁匠从炉火中夹起一根白热的铁条，放到铁砧上，举起强壮的胳膊，很快就被包围在一片密密麻麻的火星儿之中。这些火星儿随着他铁锤的一记记猛敲狠打，散落在周围的幽暗之中。

“看呐，那是多么令人愉快的景象，”老钟表匠说，“我知道加工金子是怎么一回事；可说实话，还不如给我个铁匠。他把力



气花在现实上面。你说呢，安妮？”

“求你别说这么大声，爸爸，”安妮悄声说，“罗伯特·丹福斯会听见的。”

“他听见了又能怎么样呢？”皮特·霍凡登说，“我再说一遍，靠自己的力气和踏踏实实的工作，是一件美好而神圣的事情，一个铁匠赤手空拳依靠自己肌肉结实的胳膊赚钱糊口就是这样。而钟表匠呢，让他的脑子在大大小小的齿轮里绕来绕去，绕得晕头转向，不是损坏了健康，就是搞毁了视力，像我一样，刚到中年，或者中年一过，就难以在这一行继续干下去，对别的行当又一窍不通，却仍然穷得可怜，不可能过上悠闲的生活。所以我再说一遍，给我力气，别给我钱。而有的人，简直是荒唐透顶啊！你可曾听说过像那边的欧文·沃尔兰德那样愚蠢的铁匠吗？”

“说得好，霍凡登大叔！”罗伯特·丹福斯从熔炉那边喊道，声音饱满、深厚，无比快活，房顶都给他震得直响，“那么安妮小姐对这番道理又怎么看呢？我想，她一定认为修理女士钟表，比锻造马蹄铁或制作烤架更是一项文雅的活计吧。”

安妮不等她父亲回答，就拽着他往前走。

可我们得返回到欧文·沃尔兰德的店里去，好好研究一番他的背景和性格。尽管皮特·霍凡登，或者还有他的女儿安妮，或者欧文的老同学罗伯特·丹福斯等人，都认为没必要计较这个。从欧文的小指头能抓住一把铅笔刀开始，他已经具有了非凡的精细创造力。有时候他用木头雕出一些奇妙的小玩意，大部分则是花朵和小鸟，有时候仿佛要一门心思地弄清机械装置的奥秘。但总是出于优雅的考虑，从不做那些有用的东西。他不像学校的那群优秀的孩子，总是在谷仓的一角建造一些小风车，或者在附近的小溪造一些水磨。有些大人倒发现了这个男孩与众不同，觉得

值得花一段时间去仔细观察他，有时候有理由猜想他正试图模仿大自然优美的运动，例如鸟儿的飞行啊，小动物的活动啊之类的。事实上，这似乎是一种爱美之心的新发展，这新发展或许能让他成为一个诗人，一个画家，或雕塑家。如同任何优雅的艺术一样，它高尚雅致，没有功利主义的粗俗。他对普通机器僵硬而有规律的运动过程异常厌恶。有一次，大人带他去参观一台蒸汽机，以为可以满足他对机械原理的直观理解力，孰料他竟吓得脸色苍白，大病一场，就好像看到了什么妖魔鬼怪似的。造成这种恐惧心理的原因，是这个铁家伙庞大的体型和惊人的力量。欧文的精神特点是精微雅致的，自然地倾向于精细的东西，这与他那矮小的体型和不可思议的纤巧、精致的手指是一致的。但他对美的感觉并未因此就蜕变为一种可爱的感觉。美的观念与尺寸大小没有关系，或许可以在一个除了微观调查以外对任何事物都过于细微的空间里得到完美的发展，就像在以彩虹的弧度测量的宽敞边缘里。但是无论如何，比起可能存在的另外的对欧文才华的欣赏，他的对象和造诣的这种个性化的微妙使得世界更加无能为力。这男孩的亲戚们看到再无妙计可施——可能确实如此，便把他交给一个钟表匠做学徒，希望他那奇怪的创造力或许因此得到规范，运用于实利的目的。

皮特·霍凡登对他这个学徒的意见已经说过了。他对这个少年满不在乎。真的，欧文对专业神秘的理解不可思议地敏捷；但他却完全忘掉或轻视钟表匠生意的大物件儿，对时间度量毫不关心，除非它已经融入永恒。然而，长久以来，他都受制于老师父的关照，严厉的禁止和苛刻的监督，把他创造性的怪癖抑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欧文身体的羸弱无疑助长了这一点；但当他的学徒期服满之后，他迫使皮特·霍凡登放弃这家他疏于照管的小店，

然后人们才能认识到欧文·沃尔兰德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是怎么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指引衰朽盲目的时间老人的。他最合理的计划之一，便是在他的钟表机械装置上安上一个音乐器，由此生活中所有那些刺耳的不协调都会变得悦耳，每一个高速飞转的时刻都在和谐的金色点滴里掉入过去的深渊。如果一个家庭时钟交给他修理——那种高高的、古老的、通过测量出许多代生命时间几乎已经把我们人类的本性联合起来的落地钟——他会自作主张在钟表庄严的表面上安排一场舞蹈或一队葬礼人物的行列，以表现十二个愉快或悲伤的小时。诸如此类的怪事的确损害了这个年轻钟表匠的信誉，稳重和实事求是阶层的人会认为，时间是凛然不可侵犯的，无论是为这个时代的进步与繁荣考虑，还是为下一个时代做准备。他的习惯很快减退了——然而，欧文正变得越来越专注于一个秘密的职业，他把所有的知识和手工的灵巧都用在上面，人们猜想这个引起他那些更严重事故的不幸，同样也全副应用在他的天才的特有趋势上。

老钟表匠和他的女儿站在朦胧的大街上凝视了他一会儿之后，欧文·沃尔兰德忽然一阵神经颤抖，让他的手猛烈地哆嗦着，以至于无法继续做他正从事的这项精密的工作。

“都怪安妮！”他嗫嚅道，“这阵心脏的怦怦作响，还没听到她父亲的声音之前，我就知道是这样。啊，跳得更厉害了！今晚我恐怕难以再加工这件精密的机械了。安妮！最心爱的安妮！你将赋予我的心和手以坚定，不要这样摇撼它们；我之所以劳心费力把全副美的精神都放在形式上，并让它运动，这全都是为了你啊。哦，跳动的心脏，安静下来！如果我的工作就这样挫败，模糊和不满的梦就会随之而来，留给我一个无精打采的明天。”

当他正努力再次把心定在工作上的时候，店门打开了，走进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皮特·霍凡登没来得及足够崇敬的那个强壮大汉，就像在铁匠铺的光影闪烁之中见到的那样。罗伯特·丹福斯带来了他自己制作的一小块铁砧，是应年轻艺术家新近的预约特地锻造的。欧文检察了这件物品，宣布锻造得正合他意。

“还用说，当然啦，”罗伯特·丹福斯说，他雄壮的声音回荡在屋子里，就像一把低音六弦琴，“我自认为我自己做生意的方式当得起任何事物；尽管我本应该成为一个穷光蛋，有一只像你这样的拳头，”他补充着，大笑起来，一边把他粗大的手放在欧文精巧的手边，“可那又怎样？我花更多的力气去敲我的大铁锤，比你当学徒以来花的所有力气还多。你说是不是？”

“很有可能，”欧文低沉而微弱的声音说，“力量是一个尘世的怪兽。我从不以它为荣。我的力量，无论它可能是什么样的，完全是心灵的。”

“哦，可是，欧文，你在干什么？”他的老同学问，仍然声如洪钟，让艺术家畏缩不已，尤其当问题涉及到他的心灵世界里最迷人最圣洁的梦的时候，“人们都说你妄图发明永动机。”

“永动机？胡说！”欧文·沃尔兰德回答，做了个厌恶的姿势；他可是很少发怒的，“那是不可发明的。那是个白日梦，只会欺骗那些脑子被物质迷惑的人，却骗不了我。还有，就算这个发明是可能的，也不值得我花一点时间在这种只会用于如此目的的事情上，比如现在已经投入应用的蒸汽和水力。我对享受一种新的棉花机器的肤浅荣誉没有野心。”

“那真是可笑之极！”铁匠大喊道，爆发出一阵大笑的骚动，使得欧文和他工作台上的钟形玻璃罩都嗡嗡抖动，“不，不，欧文！你没有一个孩子会拥有钢铁的关节和精力。好吧，我不再打扰你了。晚安，欧文，并祝你成功，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只要

使劲在铁砧上敲一锤子就行了，我给你打下手。”

这个力大无穷的汉子再次大笑起来，离开了店铺。

“真是莫名其妙啊，”欧文·沃尔兰德自言自语道，把脑袋抵在手上，“我所有的沉思冥想，我的目标，我对美的激情，我创造它的力量意识——一种更美好，更轻盈，尘世的巨人毫无概念的力量——所有，所有的，看起来都是那么虚空和懒散，无论什么时候我的道路都被罗伯特·丹福斯所阻挡。要是我经常见到他的话，他会让我发疯的。他那严厉、残忍的力量涂黑和搅乱我内心的精神因素；但是我也要强自振作。我不会向他屈服的。”

他从玻璃下面取出一片微小的机械，放到聚焦的灯光里，通过放大镜专心地看着，继续用一个精致的钢铁仪器操作。然而，他立刻便倒在椅子上，紧扣着双手，脸上恐怖的表情让那些细微的特征像一个巨人那样令人印象深刻。

“上帝！我做了什么？”他惊呼道，“蒸汽，残忍力量的影响——它已经迷惑了我，遮蔽了我的观念。我已经敲下了关键的一击——致命的一击——我从一开始就担心的。全完了——几个月的辛劳，我生命的目标。我完蛋了！”

他坐在那儿，绝望透顶，直到灯座上的灯闪烁了几下，把美之艺术家留在黑暗里。

像这样的一些想法，在想象世界里长大，显得如此可爱，成为一种超越常人所谓的那种价值的价值，如今暴露出来，并在与实际的联系中被粉碎和歼灭。艺术家必须拥有一种个性力量的观念看起来是难以与它的精妙共存的；当这个怀疑的世界以它彻底的质疑攻击他的时候，他必须坚持他的信念；他必须起而抗击全人类，并成为自己唯一的门徒，既出于对自己天才的尊重，又是对那指导的事物的尊敬。

在一段时间里，欧文·沃尔兰德被这种严峻却不可避免的考验所压倒。他度过了几周颓废的时光，整日把头埋在手里，镇上的人们难得有机会见他一面。终于有一天，它再次上升到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冰冷、呆滞、难以名状的变化被他察觉到了。然而，以皮特·霍凡登看来，以那些认为生活应该像铅制发条装置一样规范、一板一眼的哲人们看来，这种改变反倒是好事一桩。欧文现在以顽固的勤勉一心扑在生意上。看到他使用迟钝的重力检查一个巨大旧银表的齿轮，以此取悦客户，实在是不可思议，客户的那条表链已经磨损，直到他将其视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并因此对修理的过程耿耿于怀。由于获得了这些正面报道的缘故，欧文·沃尔兰德被有关当局邀请调整教堂尖顶的塔钟。他圆满地完成了这件吸引着公众兴趣的事，以至于那些粗暴的商人们都承认他已经改变了的优点；护士在病房喂他服药的时候轻声地赞扬他；爱人在约会的时候祝福他；一般的人都感谢欧文帮助他们确定了晚餐的时间。总而言之，他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保证了一切都井井有条，不仅他的私人领域里，而且在教堂塔钟洪亮的声音所及之处无不如此。这是一种氛围，尽管极其细微，然而他目前状态的特征，当受雇去把名字或词首大写字母铭刻在银匙上面的时候，他现在尽可能用最平庸的风格去写那些必需的信件，省略了大量想象的夸饰，直到今天仍然能够区分出他的这种作品。

在他这种快乐转变时期的一天，老皮特·霍凡登登门拜访他以前的学徒。

“很不错，欧文，”他说，“我很高兴从各方面听到你这么出色的账目，尤其从远处镇上的钟表那里，那儿每个小时都在对你赞不绝口。只有完全摆脱了你那关于美的荒谬的垃圾，那个我不

懂别人也不懂，连你也不甚了了的东西——只有把你从那个东西解放出来，你在生活中的成功才是毫无疑问的。何以这么说呢，如果你继续按着现在的路走下去，我甚至敢让你修理我这只珍贵的旧表。尽管除了我的女儿安妮外，我在这世上再也没有这么宝贵的东西了。”

“我哪儿敢碰你的宝贝，先生。”欧文声音沮丧地回答说，因为他已经被他老师父的出现压制住了。

“抓住机会，”老师父说，“抓住机会，你能胜任的。”

老钟表匠以前任权力随之而来的自由继续检查欧文现在手头正在做的工作，以及其他一些先进的玩意儿。同时，艺术家却连头也不抬一下。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像这个老头冷酷、呆板的睿智那样与他的天性针锋相对，除了高度物质化的物理世界以外，任何与这种精明触碰到的东西都会化为一场空梦。欧文内心里抱怨不停，强烈地祈祷从他那里释放出来。

“可这是什么？”皮特·霍凡登突然大喊道，掀起一个钟形玻璃罩，下面出现了一件机械制品，精致和纤微得如同一只蝴蝶的解剖，“我们这儿有什么？欧文！欧文！这些链子、齿轮和明轮翼里有巫术。看！只用食指和拇指这么轻轻一捏，我就要让你从所有这些未来的危险中脱离出来。”

“看在上帝的份上，”欧文·沃尔兰德呼喊道，力道敏捷地弹跳起来，“要是你不想让我发疯，就不要碰它！你手指最轻微的一按都会永远毁了我。”

“啊哈，年轻人！果真如此吗？”老钟表匠说，他以敏锐的洞察力看着他，折磨着欧文那颗忍受着世俗批评之苦楚的灵魂，“好吧，任你一意孤行吧；但我要再次警告你，在这件小小的机械里，居藏着你的邪恶的精灵。我不该把他驱除掉吗？”

“你才是我邪恶的精灵，”欧文回答说，甚至更加兴奋了，“你和那个严酷、粗俗的世界！你强加给我的那些沉重的思想和消沉的意志才是我的障碍，否则我早就完成了我孜孜以求的工作。”

皮特·霍凡登摇摇头，人类自认为他们有权利为所有的傻子感到轻蔑和愤怒，因为他们寻求别的奖励而不循规蹈矩寻求凡尘事物，某种程度上他就是全人类的代表。然后他离开了，举着一根手指，脸上带着冷笑，在后来的许许多多深夜里攫住艺术家的梦境。在他的老师父前来拜访的时候，欧文几乎差点儿就要捡起那项已经放弃的工作；但是，经过这次凶险的事件，他再次被抛回那种他由此渐渐形成的状态里。

但是他灵魂的固有趋势只能在明显的惰性中积累成为新鲜的活力。随着夏季的深入，他几乎完全放弃了他的生意，并允许“时间老人”在人的生命中任意流浪，在时刻蒙昧的列车里制造无穷的混乱，只要那位老绅士还代表他控制之下的钟和表。正如人们所说，他挥霍时光，穿越树林和田野、沿着溪岸恣意游荡。在那儿，他像个孩子一样发现了追捕蝴蝶或者观察水中昆虫运动的欢愉。当他带着沉思专注于那些活生生的在微风中飞行的玩物，或者检查一只被他关押的威严昆虫时，真的有一种神秘的东西。捕捉蝴蝶是对一种理想的恰当象征，在对这种理想的追寻中他荒废了如此多的黄金时光；但这个美丽的理想可曾屈服于他的手掌，就像那只蝴蝶所象征的那样？这些日子是甜美的，坚信不疑的，契合于艺术家的灵魂。它们充满着明亮的观念，在他的理性世界里闪烁微光，正如蝴蝶穿过外在的空气闪光，并对他显得那么真实，很快，试着让它们变得直观可见，没有辛劳、困惑和许多的失望。唉，这可怜的艺术家的，无论是在诗中，还是任何其



他的材质中，可能都不会满足他内心里美的乐趣，但必须超越他那飘渺领域的边缘去追逐翩飞的神秘，并打碎它那脆弱的存在，用一种物质的抓取获得它。欧文·沃尔兰德感受到了给予内心观念以外在现实的冲动，就像任何诗人或画家那样无法抵抗，他们在一个愈加黯淡和微弱的美之中安排世界，从他们视觉的丰富中不完美地复制美。

夜晚现在是他自己的时间，一个重塑那个唯一理想的缓慢过程，他所有的智力活动都指向这个理想自身。总是在薄暮时分，他偷偷溜进镇子里，把自己关进店铺，花上许多时间耐心地精锻造。有时他被巡夜人的敲更声吓到，当全世界都酣沉入眠的时候，巡夜人已经透过欧文·沃尔兰德的遮板察觉到了灯盏的微光。凭着他精神的病态敏感，白光似乎对他的探寻有一种侵扰性。因此，在阴云笼罩和狂风暴雨的日子里，他便坐在那里，双手拄着脑袋，悄无声息，好像他那敏捷的脑袋正陷入一片飘渺沉思的迷雾之中，因为要从那种尖锐的差异中逃离出来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正是靠着这种差异使他在夜夜的艰辛中被迫塑造出他的思想。

从一阵麻木的痉挛中——他经常这样，他被走进来的安妮·霍凡登唤醒，她以一个顾客的自由走进店里，当然也带有童年伙伴的某种默契。她的银顶针上破了个洞，想让欧文补一下。

“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屈尊做这样一件小活儿，”她说笑着，“现在你可是一门心思钻在机械上，忙得不可分身啊。”

“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话，安妮？”欧文惊异地说。

“哦，我自己想的，”安妮回答，“还有很久以前我听你说过什么，当时我们都还是青梅竹马的小孩儿。那就来吧，你会修理我这只破顶针吗？”